

五旬節釋經書評

黃漢輝

書評書目：艾卓賢。《五旬節釋經》。楊子江譯。五旬節信仰神學翻譯叢書。香港：羨智領袖學院，2016。（共 289 頁）

艾卓賢（Kenneth J. Archer；以下稱艾氏）是美國較年輕的五旬宗聖經學者，現為美國佛羅里達州利蘭市東南大學及五旬節信仰研究教授。《五旬節釋經》乃是艾氏在 2001 年於蘇格蘭聖安德魯大學提交的哲學博士論文，後經稍作修改後於 2004 年出版，並再於 2009 年以平裝本再次出版，此漢文翻譯作品乃根據 2009 年之平裝本為依據。

《五旬節釋經》全書分為七章，筆者將不會在此簡略每一章的重點內容，有興趣的讀者可從此書的「給讀者的話」¹及其他評述此書的作品稍作達至參考之用。²筆者先對此書各章作出一個整體性評述，然後根據艾氏提出的方案投以三方面有關詮釋考量的評議。最後，亦為全本書補充有關翻譯和格式兩個有關編輯方面等的提議。

艾氏在書的開頭（第一章）先為五旬節主義下一個定義，這是很好的做法，因為全書主要旨在申明何謂今天的五旬節釋經，能先為五旬節主義下定義，更能鎖定要討論的焦點。艾氏承認（今天）五旬節信仰表達五花八門，不易為之界說清楚。他的論述不是從五旬節神學說起，而是透過對三個五旬節主義的不同觀點作界說：**社會和宗教背景、社會剝削及鑑定五旬節信仰的世界觀**。艾氏以五旬節信仰發展自復原派復興主義，並為抗衡當時的現代主義和更正派的終止論之「類現代」（paramodern）運動。他駁斥有關五旬節運動衍生於當時北美社會的匱乏形勢所致之說法，反之，他認為是在社會困窘和社會邊緣爆出「全備福音」的生命力，以致這運動不斷發展，這都與五旬節信仰的世界觀有密切關係（頁 20-36）。艾氏從起源和發展歷史去認識一個運動，甚至為其作出界定是適切的。筆者可以從艾氏的分析認識到五旬節信仰於起始時，和它與當時基督教的其他信仰傳統如基要派有所不同，但這不能為今天仍正在不斷發展的「五旬節」信仰特色奠定一個明確的定義。筆者以為艾氏這個對「五旬節主義」所作出的定義依然是未能劃清界線。

第二章、第三章和第四章主要是圍繞五旬節人士的釋經故事，可以一併閱讀。艾氏以「範式轉移」（shifting paradigms）作為第二章的標題，這是一個合適的形容。在五旬

¹ 見艾卓賢，《五旬節釋經》，楊子江譯（五旬節信仰神學翻譯叢書；香港：羨智領袖學院，2016），xxii-xxiv，273-6。

² 見 Bradley Truman Noel, *Pentecostal and Postmodern Hermeneutics: Comparisons and Contemporary Impact* (Eugene, Oregon: Wipf & Stock, 2010), 124-40。

節人士的釋經上，他提出一個範式的轉移，簡言之，就是由十九世紀初五旬節人士的釋經受到當時基要主義和自由主義釋經的影響，由他們從衛斯理聖潔派和凱錫克運動傳承過來的「聖經閱讀法」(Bible Reading Method) 讀經，轉移到以基要主義及普林斯頓的學者為主的改革宗傳統所借用過來用的「常理現實主義」(common sense realism) 去讀經，這個轉移使五旬節人士的讀經走進困窘之境，就是如何一方面以現代主義帶來的方法去讀經，但另一方面卻仍一如以往在讀經中可以經歷「使徒行傳第二章中的聖靈式」得著？

第三章主要分析五旬節信仰人士在「範式轉移」前的聖經詮釋：「聖經閱讀法」。五旬節信仰人士不像基要主義和自由主義，因他們不走理性和科學的進路，而是採用「聖經閱讀法」。艾氏引了兩個例子，分別是巴罕(Charles Parham)、西摩(William Seymour)和杜雷(R. A. Torrey)對聖靈浸的看法，以及伊瓦特(Frank Ewart)和海活迪(G. T. Haywood)對關於只奉耶穌的之名的聖靈浸的看法來剖析這個詮釋方法(頁 98-122)。艾氏指出，這個方法雖然被外間判為不分過去與現在(頁 123)，但實為五旬節人士「拓展神學疆土，作出前所未有的經文連結」(頁 123)，對他們而言，更是「重拾和實行一度失落的聖經真理」(頁 123)。

艾氏在第四章提出兩個五旬節「釋經過濾器」，兩個都是來自聖經的「核心敘事信念」(Central Narrative Convictions)，這兩個信念使五旬節釋經與其他聖潔會或復興運動的讀經分別出來。當然，第一個是五旬節故事；而第二個是與五旬節有關的「晚雨」(the Latter Rain) 觀念(頁 136-49)。前者所指的應是使徒行傳第二章的故事，為人所知，提供了整個釋經的語境；但「晚雨」作為五旬節人士的「釋經過濾器」，筆者承認，這是少有所聞的。³艾氏帶出「晚雨」作為早期五旬節人士理解今日教會的概念架構：昔日的五旬節故事 – 首次聖靈降臨(徒二章) – 是春雨，現在教會就是沐恩於晚雨中，再次經歷聖靈和屬靈恩賜的賜下(頁 145-6)。筆者以為這作為一個神學的外掛框架，它的精妙之處是把昔日的五旬節和今日的恩賜復臨在歷史中拉上關係，但如何能將這個神學觀念合法地去應用於這個視野，卻是筆者仍然保留的一點。

在第五章艾氏提出五旬節釋經的一些關注，主要關乎五旬節羣體自身之身分問題，而非在於過往有關聖靈浸和後繼教義上的問題，即在於五旬節羣體與羣體以外的爭議 – 特別可見於鄧雅各與孟保羅之間的討論。艾氏提到現時繫於五旬節圈子中的釋經爭議，在北美產生了兩種主導的聲音：沿用福音派的釋經，還是要創建五旬節人士自己的獨特釋經？艾氏支持後者(頁 xxiii)。艾氏認為五旬節人士必須重新發展自己的釋經方向、方法和議題。一方面，他提出福音派釋經之不足(頁 204-12)；另一方面，他更指出福音派釋經不合用於五旬節釋經(頁 194-5)。同時，他不諱指出他對五旬節釋經寄予的任務：「五旬節釋經期望透過闡明聖經，解決令人感到迷惑的兩面性，就是經文昔日和今日的意義」

³ 艾氏在第七章，即在「結論與貢獻」中有關第四章的撮要，也沒有再提及這個主題對五旬節釋經背後的神學架構所起的作用。

(頁 195)。誠然，大多傳統福音派釋經也不會忽略經文的今日意義，當然，這是在先梳理了昔日意義後的下一步，而不是同步進行。在這方面應該不是五旬節釋經和福音派釋經的分別所在。因此，艾氏在這一章稍後的討論中，他帶出多馬士(John Christopher Thomas)在 1994 年出版的文章中所建議的一個釋經模型，當中包括三個部分：羣體、聖靈的工作，以及聖經。⁴艾氏在這書中將要提議的五旬節釋經策略，正是以多馬士的釋經模型為建構藍圖。

艾氏在第六章提出他的「三方協商」(Tridactic Negotiation)五旬節釋經進路，其目的在於保留今日釋經所需之理性思考，但同時不偏離五旬節的原來初衷訴求。艾氏以他在第五章中提及有關多馬士的三方模型，分別地為每一方提出重要的獻議：聖經、羣體和聖靈。

第一、在聖經作為文本方面，筆者認為艾氏為五旬節釋經提出一個新的出路。他以符號學(semiotics) – 特別提到安伯托·艾柯(Umberto Eco) – 帶來的洞見，認為文本的意義不在於理解過往的作者原意之中，意義是有待被發現的，而且是產生在文本與讀者互動之間，並且不是被動地接收，更是主動地創造意義。這個決定意義可以在哪裏找到的釋經取向，絕對會改變五旬節人士的釋經方向和所得的效果。

第二、在五旬節羣體作為讀者的角色方面，艾氏強調讀者不能與其身所處的處境分開，因而每一個閱讀羣體有其閱讀語境，方能使五旬節釋經得以進行，並且這閱讀取向同時應可以滿足該羣體的需要與期望(頁 232)。艾氏提到這樣的五旬節釋經不是個人的事情，而是得到整個羣體的認同和採用，在這方面好像個別五旬節信徒的個別性和獨立性不能完全受到尊重，就如五旬節信徒便要完全擁抱五旬節信仰(頁 232-3)。如此同時，艾氏提出選取以「敘事批判」(narrative criticism) – 相對於「歷史批判法」(historical criticism)來說 – 去詮釋經文的四個理由，主要指出「敘事批判」對五旬節釋經所帶來的好處：不單他們可以在聖經中(路加著作)找到自己的故事，「敘事批判」更能提供給五旬節釋經一個聖經作為文本和五旬節羣體作為讀者的互動空間，為五旬節人士締造(新的)意義。當然，最後的一句也帶出艾氏提到的另一點，他不諱言提出使用「讀者回應批判法」(reader-response criticism)。事實上，今日的詮釋學發展十分著重讀者從閱讀而產生出來的意義之位置，這也正是艾氏另一方面的新穎建議，使未來的五旬節釋經走向後現代化及更著重閱讀羣體的參與。

第三、在聖靈參與方面，艾氏十分著重聖靈在釋經過程中的帶領，但這不等同聖靈的聲音只是文本或羣體。可是，他提出「聖靈在羣體中的聲音」、「聖靈從外而來的聲音

⁴ John Christopher Thomas, "Women, Pentecostalism, and the Bible: An Experiment in Pentecostal Hermeneutics," in *Pentecostal Hermeneutics: A Reader*, ed. L.R. Martin (Leiden/Boston: Brill, 2013), 81-94. 此外，這三方面的表達也早可見於 Amos Yong 於 2002 年出版的書名上：Amos Yong, *Spirit-Word-Community: Theological Hermeneutics in Trinitarian Perspective* (Burlington, VT: Ashgate, 2002)。

卻透過羣體守回來」、「聖靈的聲音源自及透過聖經發出」和「邀請聖靈進到釋經過程中」（頁 257-61），但筆者除了讀到「相信」和「順從」外，沒有額外的看見。

艾氏在這一章的最後部分以「確定意義」作結束（頁 261-8）。這是重要的，尤其艾氏提議的五旬節釋經趨向以文本和讀者之間的互動作為創造意義的起點，對一個（五旬節）羣體而言，提供一個能夠達至確認協商經文意義的機制，即產生規範性意義的過程是釋經羣體所著重的。以五旬節人士的故事、神學、（教會）生活作為詮釋的場所和方向，猶如「詮釋循環」（hermeneutical spiral），最終產生出並成為「付諸行動的規範性教義」（a normative doctrinal practice），從而建立五旬節羣體的身分（認同）。

在全書的最後一章（第七章），艾氏撮要他的研究及提出他的結論和貢獻。艾氏指出，五旬節釋經策略乃是「類現代」的產物，在於聖經、羣體和聖靈三方面的互動。雖然今天的五旬節釋經在多方面都有走向福音派的現代主義方向，但艾氏獻議，若以艾氏根據早期五旬節特色而修訂的五旬節釋經策略，可復回到現代主義的知識論前，讓聖靈再在羣體詮釋中說話。

艾氏提出的五旬節釋經包括三個方面：**聖經、羣體和聖靈**。若我沒有詮釋錯誤，他基本上是說，他提出這個後批評釋經策略，其雛型可追溯到早期五旬節人士使用的讀經方法（頁 277-8），也可說是他在第二章提過的「聖經閱讀法」。⁵及後，經過多馬士於 1994 年發表的文章的啟發，艾氏便以聖經、羣體和聖靈這三方作為他為五旬節釋經獻議的新策略。筆者認為艾氏在五旬節釋經上的確提出新的創見 – 至少在建議上 – 他透過當代文學和語言研究的成果，大膽地提出意義產生於文本與讀者之間的互動，加上仍然著重聖靈的帶領和引導，他的獻議在理論上應可達到所期望的效果。從而五旬節羣體就是這樣去建立自己的羣體身分和信仰規範。這樣做不單可以為五旬節人士提供更豐富的聖經詮釋，並且十分貼合五旬節信仰，即那種直至今日仍追求聖靈（藉聖經）對他們說話的信念。

承接以上提及有關艾氏獻議的五旬節釋經的新方向，因為經文意義是透過文本與讀者之間的互動而產生，信仰羣體作為讀者便成為了決定經文意義的其中一環，從而發展出規範性的教義與信仰生活模式，並間接或直接塑造整個羣體的身分建立，繼而再從整個羣體所認受的角度去詮釋經文，得出詮釋羣體所期望的意義。這個信仰羣體的「詮釋循環」有助於鞏固信仰羣體的身分確認和認知。不過，這也同時將這信仰羣體從其他信仰羣體分別出來，因為詮釋羣體是在其所屬的詮釋語境(或背景)下運作，成為自我完滿的獨特羣體。艾氏使用的字眼如「規範性」，正顯出要與別的信仰羣體分清界線，並為自己的羣體建立權威性的做法。在性質上就如一般的解放神學進路和女性主義神學進路

⁵ 這個看法也是 Noel 分析艾氏對現今五旬節釋經所帶出的貢獻之一，見 Noel, *Pentecostal and Postmodern Hermeneutics*, 140。

無異，在有別於「傳統[歷史]釋經」外，再添上從某某羣體對這主流詮釋的批判和獻議。換句話說，若筆者理解正確，艾氏獻議的五旬節釋經投射出來的五旬節神學，將可以與解放神學進路和女性主義神學進路並駕齊驅，成為獨立或獨特的[五旬節]神學進路。當然，從多元性的角度來說，五旬節信仰便不能自我定位是**復原早期教會的信仰並為所有信徒的原型**，而[只]是某一個擁有和認同五旬節信仰和經歷的羣體之神學和見證。

艾氏倡議的五旬節釋經也包括聖靈在釋經中的參與，這正是五旬節信仰一直所重視的。但同時不能忽略，這並非「專利」，非五旬節釋經也有容讓聖靈帶領的空間。由於筆者在以上評議第六章的第三點時已經表示，沒有看到艾氏對聖靈在釋經中的參與的特別敘述之處，筆者於此只能推想艾氏所指的聖靈是以五旬節信仰角度下理解的聖靈(工作)，即與聖靈恩賜的使用、說預言和說方言等的(信仰羣體)表現，也就是在五旬節羣體中進行五旬節釋經。誠然，這個分別正是將五旬節信仰與非五旬節信仰分別出來的其中一個範疇。不過，話雖如此，這不能等於說，非五旬節釋經沒有讓聖靈有工作之空間。⁶綜觀來看，有關聖靈參與釋經方面，筆者認為以上所提及的區別只是在程度上(degree)有所不同，而不是在性質上(nature)不同；五旬節釋經對聖靈在其中參與的著重，的確可以讓非五旬節人士釋經上有更多的學習和參考。如此來看，猶如「詮釋循環」，雙方可以彼此學習，同步共進，在不同釋經傳統中尋求聖靈藉經文對今日世界所說的話。

最後，筆者欲提出一、兩點有關此中譯本在風格或翻譯上的問題。其一是關乎將全部英文書本名稱翻譯成中文的安排。對某些讀者來說，這也許是一個很好的服務，但在整體閱讀經歷上卻帶來負擔和混亂，使人容易誤會某某英文書已經有中文譯文，例如《聖靈充滿：相對今日的五旬節運動來重新檢視新約聖靈恩賜之教導》。⁷其二，在翻譯上出現了一些比較別具一格的例子如「漢文版序」(頁 ix)中的「漢文」，而不是「漢語」、「華文」或「中文」；此外，「類現代」是另一個例子(頁 15、29、36、93 等等；但在頁 202 則譯為「超現代」)，若能在這詞第一次出現時(頁 15)加上英文原文(paramodern)及「譯者按」⁸，這將會是對讀者有所幫助。

最後仍有最後，就是必須認同譯者楊子江牧師的努力與願意負起翻譯此書的艱巨任務(頁 xii)，藉此造福對五旬節釋經有興趣的華人。艾氏的《五旬節釋經》絕對是一本華人五旬宗人士必讀的書！在五旬節釋經這題目上，它是中文書籍中少有的奇葩，內容豐富，包含了五旬節信仰的釋經歷史、五旬節釋經的新近研究和發展方向，及建議了一個明日五旬節釋經策略。在未來五旬節人士若要在釋經上有所推進和發展，這是一本不能繞過的指標和策略。求主使用這書！

⁶ 例如狄修同(Anthony C. Thiselton)的釋經工作不可能沒有聖靈的帶領，他自己也相信他是在聖靈帶領下去作工的。參 Anthony C. Thiselton, *A Shorter Guide to the Holy Spirit: Bible, Doctrine, Experience* (Grand Rapids, Mich.: Eerdmans, 2016), 168–76。

⁷ 見頁 186 之註腳 4: James Dunn's *Baptism In the Holy Spirit: A Re-examination of the New Testament Teaching on the Gift of the Holy Spirit in Relation to Pentecostalism Today*。

⁸ 可取於此書之頁 36。